

别睡~ 纺织路刚醒!

当暮色浸染纺织路的梧桐叶，宁海城南的夜便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呼吸。

一面是寻常巷陌里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，安稳而静谧；另一面，则在“来in南”青年互联社区那几栋老厂房改造的红砖墙内，以另一种节奏苏醒——热烈、鲜亮，带着旧梦重温的醇厚，也带着弄潮逐浪的新鲜。

起初它只是一场市集。不知道谁先叫它“城南往市集”的，总之“往”这个字一出来，就对味了。“城南往市集”的“往”，是来往的往，也是往事的往。”这句是我在做集市探访那期视频时用来描述它的语言。



“城南往市集”现场。



外国友人在来in南。

我记得2023年曾路过“来in南”，那时候才刚刚挂牌，改造还没开始，院子里还是荒草齐膝。

如今，这座曾经废弃的棉纺织厂竟摇身一变，“活”了过来。

“城南往市集”开张，从下午四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，设了近四十个摊位。我从纺织路拐进来，老厂房的轮廓依旧——红砖还是那些红砖，粗大的混凝土立柱撑住整个空间，像一群沉默的老人。

但旧的壳子里，长出了新的血肉：暖黄色的灯带一盏盏亮起，美食摊位的炭火在夜色里燃得炽烈，文创摊子上摆着手作小物件，灯光一照，亮晶晶的。

逛完一圈市集后，我回到正门口，遇见一位伯伯。他手里没拿吃的，只是仰着头看那几栋老厂房，看了很久。我问他以前是不是在这边上班，他点点头：“我是棉纺厂的老员工，干了很久。厂子倒掉的时候我还回来过。现在它竟然这么热闹这么好玩……我很骄傲也很兴奋啊！”



记者在文创DIY摊前“淘宝”。

站在这片灯火里的，不再只是附近散步的老人了。

市集吸引了很多年轻人。他们从宁海的各个方向来，举着手机四处拍，穿梭在摊位之间。最“安静”的那个摊位反而最热闹，一对聋哑中年夫妇站在推车后面做饭团，全程用手比画。丈夫比一个“几”的手势，顾客就伸出几根手指；他指指酱料瓶，顾客就点头或摇头。排队的人看着看着，也跟着学起来。前面的人买了饭团走的时候，摊主竖起大拇指晃了晃，比了一个“谢谢”的手势。

我站在一旁静静看着这一幕，特别感慨——陌生人在短短时间里就能建立起默契，手艺和善意，真的可以绕过语言的障碍。

厂房屋顶空着一个宽大的阳台，有人提议：不如找几个人上去唱唱歌？于是就有了特别的“阳台音乐会”。

最初是辣妈合唱团站了上去。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妈妈们，白天是老师、是护士、是会计，傍晚换上漂亮裙子站到老厂房的屋顶上，唱《童年》《同桌的你》《栀子花开》。后来声名传出去了，登台的远不止她们——少年合唱团抱着吉他上去过，老年戏曲合唱团穿着戏服上去过，消防队员、退役军人和越剧合唱团也轮番登台，整条纺织路被唱得越来越热闹。不用买票，也不用抢座。院子里那些椅子，谁先坐下算谁的，端着碗木莲冻也能站一整晚。

老厂房活过来了，宁海的夜也活过来了。

那些灯、那些歌、那些烟火气，像是老厂房替时间说给所有人听的话。

旧城改造最美好的样子不过如此，不是替一座城切除它衰老的部分，而是给年迈的肌体接上新的血脉和呼吸。“来in南”改造后带来的一系列活动，像一针一针的缝合线，把城南的记忆一片一片拾回来、拼起来。

老人走进来，找到了回忆。年轻人走进来，找到了新奇。

记者 胡力丹



来in南门口外景。



阳台音乐会现场。



Live演唱。